

一家八烈士 男女皆赤诚

——访红军烈士后代张复信

□记者游贵波 整理



张复信接受记者采访(资料照片)

2019年5月20日,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序厅,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9名红军后代、革命烈士家属。看着总书记伸出温暖的手朝自己走来,74岁的张复信激动地迎了上去,双手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说:“总书记好,我是一名红军后代。家里有8位烈士,母亲是当时苏区胜利县妇女部长。感谢总书记大老远来看我们,您真的很有心。”

“家里8位烈士都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?现在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?”总书记的深切关爱之情至今还让张复信心里暖意融融。

张复信老人今年77岁,是银坑镇平安村一名普通农民,在他普通的身份背后却有着不普通的故事。他告诉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,他小爷爷张相保,17岁参军,曾任红一军二师三团团长,于1933年广东水口战役英勇牺牲,时年23岁;父亲张长生,16岁参军,曾任独立团战士,1934年牺牲于吉安;叔叔张水生,红军长征挑夫,于长征途中不幸牺牲;伯父张复芹,20岁参军,红五军团战士;另一叔父和堂叔3人,也是红军战士,共8位亲人被评

为烈士。

除了参加红军的亲人,张复信的母亲钟桂英更是一位忠诚的苏区干部。钟桂英出生于1910年,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任苏区胜利县妇女部长,工作期间全力支持红军长征。中央红军长征后,张复信家被国民党烧光,钟桂英本人也被严重烧伤,全身的真皮层都被烧坏,所幸被人救起才保住了性命。靠着顽强的意志,钟桂英活到1994年才离世。而说起母亲钟桂英,张复信言语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怀念:“我的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,但她身上有着不一样的红色情怀,这种情怀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后辈人。”

“大家来暴动,建设苏维埃。工农大革命,杀土豪斩劣绅,一个都不留情……”在家门口的小院里,张复信唱起了小时候母亲教的革命歌曲。他说,从他懂事开始,母亲就经常向他讲述家中8位先烈的事迹,这些故事伴随着他长大。

1928年,于都人民在中共赣南特委和于都县委的领导下,秘密开始暴动准备。当年3月23日,

数千农民在桥头村虎头山脑下的黄泥坪上正式举行暴动,史称“桥头暴动”。这场几乎席卷整个于都的农民革命运动,在暴动之初以排山倒海之势快速发展,暴动队伍组建了赣南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——赣南红军十五纵队,建立了赣南第一个红色根据地——于都桥头根据地。当年30岁的钟桂英在暴动中积极响应号召,参加红军。她所在的队伍是暴动的一支主要力量,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,并在村里开展土地革命工作。但以鸟铳、土炮等劣质武器为主的暴动队伍,最终还是遭到了敌人的血腥镇压。暴动失败,国民党军占领于都后,钟桂英被捕,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国民党反动派用荆条抽打她,用火烧她,试图让她屈服。虽然全身被烧得面目全非,严重毁容,但钟桂英始终视死如归,坚贞不渝。后来,她被人秘密救出,并送至曲洋小口庵治疗。

钟桂英被营救出出来后,大部队已经移防瑞金。因对当地情况熟悉,钟桂英被要求留在家乡继续斗争。1932年7月,她担任了当时的胜利县妇女部长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乡亲们革命热情高涨,人们踊跃要求参加红军。张复信家那几个还未成家的伯伯叔叔,都在母亲的动员下加入了红军队伍。后来,他家8位亲人都牺牲在前线。其中,张复信最小的叔叔张业伟牺牲时年仅13岁。

“从我记事起,母亲和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,‘我很幸运,感谢党为我做的一切’。解放后,县里、乡里多次提出给我母亲更多生活上的照顾,但她都没有接受。她总是说自己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,什么都不缺,感谢党和政府。每次当

地干部来我家提及此类事情,她都是这样婉言谢绝的。”母亲的这些话语和做法深深地刻在张复信的脑海里。

张复信常常学着母亲的口吻念叨着一个叫“阿金”苏区干部,她是胜利县女县委书记金维映,那时金维映是县委书记,母亲钟桂英是妇女部长,她们虽是上下级关系,但亲如姐妹。金维映离开平安村时送给钟桂英一个铜制手电筒。筒身给了钟桂英,筒底盖金维映自己带着,她们约定待到革命胜利再相见时让螺纹合上。很可惜,筒身和筒底盖再也无法合体。1941年革命还未成功,金维映在苏联治病,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莫斯科,她遇难了,那个在平安村群众眼中枪法很准,亲切地被老百姓称为“阿金”的女县委书记,再也回不来了。而“阿金”亲如姐妹的革命战友钟桂英也在国民党反攻清算时被烧成了“鬼姑娘”,于1994年溘然长逝,把见证她们革命友情的手电筒留给了后人。睹物思人,虽然手电筒再也无法亮起,但却让我们仿佛看见两位钢铁一般的女子,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
家里保存的几枚勋章成了张复信老人的寄托,每每思念亲人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看看。这已经生锈的勋章见证了张复信老人一家忠烈报国的赤诚之心。

这些年来,每年的开学第一课,张复信经常应邀来到村里的学校,跟孩子们讲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红色故事。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家的红色故事,使人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,激发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激情。



张复信珍藏的母亲留下的勋章(资料照片)

传承好宣传好红色文化

——访红军烈士后代谢金俊

□记者郭远 整理

“近年来,于都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,传承红色基因,弘扬长征精神,砥砺奋进、担当实干,于都大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记录新时代下老区的发展,为后人留下一些印记。”近日,记者见到谢金俊时,他正在外面拍摄自然风光,谢金俊爱好摄影,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苏区振兴发展以来于都的巨大变化。

谢金俊的外公林守辉是于都县梓山镇源枫村人,1907年出生,谢金俊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外公,但知道外公1933年参加红军,当时已经26岁,已是有两个女儿的父亲,妻子还怀着孕。后来在信丰牺牲。由外婆一人带着小孩艰难生存,外公外出当兵时谢金俊的母亲才2岁,两年后就做了他父亲的童养媳,他爷爷只有一个儿子。外公当兵时,外婆只

有20多岁,但她没有改嫁,就在梓山镇源枫这个偏远乡村艰难生活,一直守寡至上世纪90年代去世。谢金俊记得,他曾经问过外婆外公为什么要去当红军,外婆告诉他,跟国民党军队比,红军好很多,红军会把土地分给农民,但要保住土地就必须有人当兵,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,不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全家就只能给地主老财当长工。

“受到接见,对我有很大触动,习近平总书记对红军后代、革命烈士家属这么重视、这么尊重,让我感到非常自豪,我更要加倍努力,利用手中的镜头,传承好宣传好红色文化红色精神。”面对记者,谢金俊深有感慨。

“总书记很细心,可敬可亲!”谢金俊回忆道,习近平总书记来于都那天,9位红军后代、革命烈

士家属在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等,他们看到总书记献完花篮,徒步向纪念馆走来时非常激动又有点紧张。接见时,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,健步走来。一握着手,谢金俊感觉很有力,很温暖,就不紧张了。他汇报说:“我叫谢金俊,外公是红军烈士。我退休后爱好摄影,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我们家乡带来巨大变化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点头称好。更让人感动的是,总书记临近离开时又转身与郭湖北和谢金俊握手告别,走下纪念馆台阶后看到他们还在目送,又转过身,双手抱拳举过头顶。一个个细节让在场人员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细心耐心、可敬可亲和对红军后代、革命烈士家属的尊重和重视。

谢金俊毕业于于都师范学校,后来在于都县

梓山中学教书,起初教物理,后来教政治,还担任了学校的团委书记,被组织推荐去了上团校,毕业后进入于都县监察局,后在于都县环保局退休。退休以后,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投入更多精力记录、宣传家乡。谢金俊表示,作为烈士后代,他更要努力把革命精神、特别是长征精神发扬好传承好。作为曾经的于都县摄影家协会主席,他会利用好手中的镜头,记录老区的变迁,把于都县红色景点记录下来,积极开展初心教育,丰富教育内容。同时,他将利用好自己的公众号,宣传烈士精神,做好业余讲解员,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谢金俊还经常在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色景点义务拍照,通过这一形式让人们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,要饮水思源,不能忘记革命先辈。



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馆,谢金俊(右一)为游客拍照。多年来,出于对家乡特殊的情感,他利用业余时间奔走在于都的乡镇村落,用镜头记录老区的变迁。

新华社记者张浩波 摄



谢金俊在拍摄自然风光。(资料照片)